

簡單世界

千辛萬苦學習進入複雜的世界
才發現其實
如此簡單

有些人認為蘋果是拿來吃的
有些人認為蘋果是一種象徵
而有些人沒蘋果可吃

有些人努力榨取別人的血肉、毛髮、青春
有些人只在乎自己的靈魂
而有些人已空無一物可供榨取，卻還想贈予別人

有些人在寫歷史（雖然沒有人讀）
有些人只在乎自己有沒有被寫進歷史（雖然沒有人讀）
有些人則從未進入歷史

2011

鄉愁四韻

記立法院通過土地徵收修訂條例

法令 一鞭鞭
抽打著油綠的農田
傷痕 一道道
冒出了焦油與濃煙

法令 一口口
啃吃著荒涼的鄉村
而開怪手運屍骨的
是我們無地可耕的子孫

法令 一陣陣
把甜夢裡的人吹得離地三尺
沒撞到神明 只能歪歪倒倒
到廣告牌下 遮避風雨凌遲
那個握過他們手的人
在廣告裡露出和善的牙齒

我不知道碗中的米從哪裡來
我不知道新聞結束後那些人去了哪裡
我只能走在騎樓底下
讓法令先拿別人充飢
但我知道有什麼在前面等
我聞得到它口中的熱氣

2011

仁愛路犁田

記老農第 12 度北上訴願

鐵馬把他像箭一樣斜射而出，地面的雨水順勢推了一把，讓他多犁了幾尺田。粗礪的柏油也把他的右臂和右腿犁開。四方車流瞬間靜止，光，把他俯伏像膜拜大地的姿勢顯影在路面的底片。

再過 5 天，他膝蓋的傷口會復原。17 天，肋骨就不再作痛。21 天，手臂才能重新高舉（不管是為了抗議或服從）。而若要他恢復在雨中奔馳的速度，看來得過三年。

幾天之前，那些老農才經過同一塊地方。他們離開無水可耕的田，來到多雨的台北。正值播種時節，田土原該柔軟濕潤，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稻得米。而今卻快渴死了。因為懷沙其罪的濁水，已經被攔去哺育一座座永不饜足的沉沙池。5 天 17 天 21 天，稻米望著春風，瓜豆詛咒烈日。老農無田可犁，只能離田，來踩台北的馬路。

台北的雨能解彰化的渴嗎？
台北的路能長濁水的米嗎？
政客和包商，能把手抽出別人的口袋嗎？
全台灣的小孩，只要吃基因改造玉米和美國牛肉漢堡，就能長大嗎？

當車流重新啟動，陌生的路人扶起仆倒的騎士，大地扶起仆倒的老農。水流往該去的地方。田土繼續呼吸。生命繼續亂竄。

*犁田，形容機車事故時騎士滑倒之慘狀，通常以台語稱為播殘。

2012

南無核四大神

如果你愛上一個人
後來發現他對你很壞
你會告訴自己趕快離開

只有電視劇裡的純情少女

會留下來受虐待
好讓觀眾咬牙切齒，捨不得轉台

如果我們向鄰居祈求幫助
後來發現他只想霸佔你家
我們也會趕緊謝謝他 and Goodbye

只有神話裡的王子
會把頭伸去餵老虎
還能得道變成如來

如果我們把一個美夢養成妖怪
只有腦筋壞掉的人
才會說：喚醒牠
讓牠把我們吃掉吧
讓牠住進我們家吧
讓牠踩爛更多人吧
不然花了那麼多力氣把牠養大
我們真是虧大了

我們真的虧大了
我們真的活在電視裡
我們真的活在神話裡
我們真的活得不耐煩了
核四，你是全能的神
你慈愛的輻射無遠弗屆
你屙出的廢料就能養活
世世代代習慣被欺騙被呼攏的台灣人
我們還要拜你，向你進供善男信女
好像那些人不是我們的父母
不是我們的子孫
南無核四大神
西無核四大神
北無核四大神
東無核四大神
在這一望無際的土地上
我們不要核四大神！

惡 靈 退 散～～

2011

草地

陳文成紀念

在外頭他奔走過多少日子
在我們身上只躺了一晚
但他身體壓過的暗影
至今都沒有消散

每年春天我們恣意瘋長
每年春天我們被狠狠修剪
教草地看起來柔美溫馴
但隱隱作痛的，仍是那未消褪的暗影

痛卻成了我們的養分
讓草地長得更加茂盛
除草的馬達也吼叫得更淒厲癡狂
好像誰的冤屈沒有得到補償

情侶的腳步年年來來去去
整座圖書館的書都沈默不語
幸而他曾把呼吸給了我們
讓我們一代又一代死而復生

2012

斑馬

我們把更多與我們同類和異類的動物，關進動物園。

空有黑白相間的琴鍵
彈不出半個音符
不停指揮的尾巴
揮不動已遠去的風聲，雷聲

從前最恐懼的天敵
現在關在對面
成日自兜自轉

而那些愛你的孩子們
則把你收集在相簿中
然後爬回自己的囚籠
繼續練習田園
以及月光

2010

從一種生活方式到對抗生活的方式

——我對鴻鴻詩作的粗淺認識

吳晟

(1)

鴻鴻無疑是早慧而才華洋溢的文藝青少年，若以現在流行的詞語稱呼，應該叫「文青」吧。早慧的文青不必然個個日後都有所成，就像馬拉松賽跑，每個時代起跑點總是競賽選手眾多，看起來頗有潛力、身手不凡的佼佼者也不少，然則大多數為了各種因素悄悄脫隊。

鴻鴻是 80 年代起跑，越跑越起勁、越跑越展現無比衝力的少數，重要的創作者。

2012 年 5 月，鴻鴻出版《阿瓜日記》，副題是「八 0 年代文青記事」，記述「那個混亂、輝煌、熱烈、怪誕、崩解、充滿夢想、也充滿謊言的時代」。阿瓜，當然是鴻鴻的自稱，自嘲有些傻呆的意思。

在這冊《阿瓜日記》中，鴻鴻藉由當時的日記，回溯自身從高中畢業、就讀第一屆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到第一次結婚的成長階段，個人情愛與藝文活動的經歷。一篇篇充分顯露文青鴻鴻內在的藝術能量十分豐沛，外在的活動力也相當旺盛。正如韓良露在《阿瓜日記》序言中所說，這一則一則日記，不只是八 0 年代文青生活的集體拼圖，也是鴻鴻照見自己與社會的文化鏡面。

而每個人對置身的時代，因各自生活經驗不同，環境背景差異，體會和詮釋也不盡相同。就像同一世代的作家，回顧其「文學現場」，有共相也有各自特殊的機緣。

鴻鴻的八 0 年代，拼出來的圖像，大抵是熱衷現代舞蹈、現代詩、現代藝術、前衛電影、實驗劇場……等等「進步的」藝術活動。這樣的藝術氛圍和場景，我一則一則翻閱，「窺探」到一些私密的興味，恍惚中，竟然也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

鴻鴻少我 20 歲，我的文藝青年階段是在六 0 年代，正是台灣（應該說台北更確切）開始興起現代思潮、現代藝術風潮的年代，虛無啊、存在啊等等，和廣大的台灣社會（包括台北），積極拼生活的勞動大眾，「大異其趣」，幾乎不相干。

依我少許台北經驗的理解，鴻鴻自稱「為藝術而人生」、熱烈參與的藝術活動，很大一部分，包括明星群集的「明星咖啡館」、非常典雅的「田園咖啡館」，處處幌動著六 0 年代延續而來的影子，六 0 年代的餘緒。

台灣有台北；而台北就是台北。直率而言，這是典型的台北都會的氣味，只有台北（密佈在街道名稱很濃厚的歷史中國）與「國際」的文化涵養，卻幾乎不知或不見台灣。

鴻鴻的現代詩啟蒙，大體上和出身或「旅居」台北的文藝青年經驗甚多相似，簡言之，接觸到的前行代詩人，不外乎從周夢蝶、鄭愁予、商禽、痲弦、楊牧，跳到楊澤、羅智成……以及同輩的零雨、夏宇、曾淑美、羅任玲……，這一脈「台北系譜」，完全不見另一類「台灣系譜」。

我這樣敘述，絕無任何褒貶之意，只是陳述我的觀察。

然而一樣的出發，不一樣的參差，鴻鴻自有一股敏銳而細膩的潛在性格，發展出繁複多樣，無論是語言、音韻、格調自成一格的詩風。這種詩風或許得自於赫塞、紀德……等等外國作家的滋養，尤其是電影、戲劇等領域的作品觀摩，投注其中的訓練，影響顯然更深遠。

八 0 年代，鴻鴻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這段青澀歲月的詩作，已展現了非凡的才情，甚受前輩詩人痲弦所賞識。

痲弦自認最得意的本領，是對「天才的香味」嗅覺靈敏。當鴻鴻還是學生時代，痲弦看到他整理完成的一整本詩稿，便主動聯絡，讚譽有加，不時將他的散文詩「冒充短篇」，刊登在聯合副刊上。

幾經波折，1993年8月，鴻鴻正式出版第一本詩集《黑暗中的音樂》，收錄八〇年代詩作84首，痲弦鄭重寫了一篇四千多字的序〈詩是一種生活方式〉，對鴻鴻的詩藝，從語言、形式到內在特質，都有很精闢的解析。

(2)

痲弦的序，開頭即說，「我在鴻鴻的作品裡，聞到一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這種氣息純潔而新鮮，是我在前代詩人作品中不曾感覺到的。」為什麼到了鴻鴻才聞到這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又是怎樣的氣息？痲弦有一番論述，接著再下一個結論：「快樂而自由的鴻鴻，還有一些在他的詩裡頻頻出現的朋友，他們再也不要迷信使命感。」

痲弦觀察到鴻鴻以及八〇年代出現的青年詩人，不需背負前行代詩人那些沈重的包袱，「根據自己的感覺走向生活」；更輕鬆快意的向前行，出現了一種自然，不刻意求新求工的心情下所產生的東西。

「自由」，確實一直是鴻鴻詩創作的特質，不只是指表現手法上的自由，或是純粹口語化的詩句語言，而是面對生活的真性情，一種創作態度。至於「快樂」，則未必，若說是自由延伸而來的率性，也許更恰當。

鴻鴻出身戲劇系，投注最多心力的藝術，應當是電影、戲劇的製作，但詩創作仍源源不絕，未曾間斷，繼《黑暗中的音樂 1982—1989》之後，以編年式持續出版一冊一冊詩集，呈現豐碩的詩作成果，分別是：《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的旅行 1990—1995》、《與我無關的東西 1996—2002》、《土製炸彈 2002—2006》、《女孩馬力與壁拔少年 2007—2009》。

我從鴻鴻每個階段的詩作中，發現某種微妙的風格轉變，即「來自文字、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一種抒情氛圍」的詩作漸少，關注社會，直接針對某些社會議題、事件或現象，「表達意見」的詩作，明顯增多。語言風味一面延續「高克多式的幽默、冷峭、敏感、故作正經、假裝沒事人、好心眼的使壞，以及一點點狡猾」的筆調之外，譏諷、嘲弄、乃至直率的憤怒語氣，越來越鮮明。

鴻鴻不必然「迷信」使命感，卻有一股忍抑不住的正義之氣，特別是對弱小國家、弱勢民族、橫遭國際強權侵略、壓迫、欺凌的處境，再也不能無動於衷，發而為詩予以撻伐。

其實鴻鴻的轉變，有很清楚的脈絡可尋。早在《阿瓜日記》中，就已不時流露敏銳的批判性格，和自我省思的真性情，而不是耽溺在「內在靈魂美學」，無視無感於立足的生存環境。

例如〈在藝工隊的日子〉中，記述「還寫詩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詩寫得言不由衷，只得了佳作，領獎時發現評審裡有之前相當器重他的詩人痲弦，頓時像說謊被揭穿，感到羞愧不已。」這是很難得的自省能力。

在〈六四與五二〇〉這一篇，更明顯看出鴻鴻異於流行的社會洞察力。他記述一場「武貳凌」戲劇演出，「題材是被政府和媒體污名化的五二〇農民運動。」

怎樣的污名化？我們回頭看看當時的政府怎樣發動所有媒體，媒體又怎樣發動文人作家、記者大力圍剿，舉辦座談會輪番發言，「感慨」農民已不「老實、可愛」，並義正詞嚴譴責走上街頭的農民，是暴力份子。

鴻鴻將1989年發生在北京，而在台北沸沸揚揚「聲援」的天安門事件，和1988年發生在台北，備受「譴責」的五二〇農民運動，併為「異曲同工」，「也是一場被政府抹上暴動污名」的學生民主運動，突顯了「二邊」政府旗鼓相當的統治本質。

2006年詩集《土製炸彈》，附了一篇〈後序：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更剖示他自己從1998年因一個奇妙的機緣，走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時感悟寫了五首〈遠離耶路撒冷〉，對弱勢民族的處境開始愈加留心，從而開展國際社會思維，切入現實關懷的詩風……。我反覆閱

讀，不只讀到精闢的論述和見識，而且深受直率的熱烈情懷所震撼，感動不已。

事實上，詩的題材無限寬廣，誰有權規定應該寫什麼、不可以寫什麼？就像芸芸眾生追求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有很大差異；詩，可以興、觀、群、怨，詩的價值與意義也有多重面向，每個寫詩的人，當然依各自的性情傾向，而有不同的信奉和抉擇，因而才有豐富多樣性的表現。

但是在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史上，關切現實的寫實詩風，不可諱言，往往備受「爭議」、甚至被以「有色」眼光看待。鴻鴻這篇後序，我認為，不但是他個人詩觀的重要交待，也是具有歷史性、代表性，非常重要的詩的宣言。

(3)

鴻鴻三十年來不曾停歇詩創作，成果十分可觀，近十幾年來社會參與也很積極，充分展現將理念付諸實踐的行動力。

他策展台北詩歌節，籌劃一連串詩歌活動，節目安排費盡心力，屢見巧思，最特別的是延伸國際社會關懷，多次克服困難邀請弱勢民族、際遇坎坷的詩人來台與會、交流……，譬如2006年非常難得、台灣至今罕見的邀請到古巴及車臣等地的詩人，卻遭外交部阻撓不准入境，2007年鴻鴻鍥而不捨的邀得流亡的孟加拉人權女詩人來台和聽眾座談。鴻鴻不僅將關注寫入詩中，更落實在行動當中。

不只持續完成自己的作品，更顧及推動同時代的詩藝。2008年10月創辦了《衛生紙+》詩季刊，至今已出版16期，每期都有特定主題，從創刊號的「賤民」、「階級關係」、「全球暖化」、「最後的田園詩」到最近一期的「美麗灣」，貼近生活的現實感，十分明確。幾乎每一期，我總會從中讀到三、兩篇，深得我心，可以吟味再三的精采詩作。

這16期詩刊累積下來，集結了多位年輕新銳，已隱隱然形成一種新世紀的新格調，將日常口語化的語言，運用得十分自然流暢，更貼切的表現出現實生活。

鴻鴻的力倡不遺餘力。印象中更常在《文訊》雜誌等報刊上，讀到鴻鴻為年輕詩人的詩集寫詩評，每一篇都非常用心，有獨到的見解，對這些年輕詩人的出現，滿懷深切期許。這種「見得別人好」的襟懷，又真正看得見、說得出好在哪裡的「眼力」，殊為佩服。

尤其近幾年來，很多藝文界人士公開站出來，為公共議題發聲或嗆聲，鴻鴻更是積極參與。無論是批判不當的文化政策，或為維護環境正義，不只發而為詩、為文，並多次走上街頭，走上街頭的講台，大聲疾呼，痛斥決策的官僚。

這段時間，鴻鴻參與的抗爭行動，我不一定參加，但我參與策劃其中的社會運動，從反國光石化到反中科搶水工程，他常和我「並肩作戰」，結伙到抗爭現場。有幾場活動，我強忍悲憤而流淚，還是保持「理性」發言，鴻鴻則直接幹譙，痛快出聲，就像他的詩，十分率性。

(4)

鴻鴻的詩藝，根源於台北，卻大踏步走出台北，除了延續國際社會的關注，也向命運息息相關的台灣島嶼廣大土地，踏出他的足跡。

在即將出版的最新詩集《仁愛路犁田 2009-2012》，其中第一輯「以物易物」的作品，就是他近幾年參與社會運動的理念宣示，尤其是為保護彰化濁水溪出海口北岸大片濕地，免於被龐大的石化怪獸所吞噬而發聲的〈濕地的歌詩〉系列詩作，被林生祥譜成歌曲，在運動場合傳唱；為反對中科跟農民搶水而寫的〈葡萄牙與塑膠花〉以及作為詩集名稱的〈仁愛路犁田〉，也被拿來作為運動小冊子的刊頭詩。這些詩篇，我最熟悉，感受特別深。

台北市仁愛路，最高權力行政特區，怎樣犁田？

犁田，台語發音為「播殘」，形容機車事故時，騎士滑倒之慘狀。犁田又音同「離田」，老

農無田可犁，只能離田，來踩台北的馬路。

「離開無水可耕的田，來到多雨的台北。正值播種時節，田土原該柔軟濕潤，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稻得米。而今卻快渴死了。因為懷沙其罪的濁水，已被攔去哺育一座座永不饜足的沈沙池。」

鴻鴻在詩集後記〈革命與愛情〉中說：「台灣正處於一個貌似民主的進程當中，行為自主、言論自由，然而強權以『發展』為名，豪奪自然與生民土地身家之惡行，竟無日或絕。」於是他寫詩，不再「反復雕琢」，「而是一揮而就，然後帶到街頭去檢驗成果。」

同在激烈且情勢緊張對峙的街頭現場，讀到、聽到鴻鴻朗誦「因為在這座美麗島上 我們有好多／專門搶水的水利會／專門破壞環境的環保署／讓農業萎縮的農委會／專門盜林的林務局／還有始終違反人性的科技園區……」，詩的字句也化成社會運動的波瀾了。

又譬如：

你有一座優雅的城市
我贊助一座核電廠
把市民關在燈火通明、冷氣不斷的高樓裡
好遺忘末日的恐懼

你有一道美麗的海灣
我贊助一座豪華旅館
把海浪關在沙灘外激盪
不讓沒花錢的人白白分享

你有一個總統
我贊助一排拒馬
把人民關在就職典禮外面
隨他們去鬧去哭去幹譙

——引自〈贊助者〉

從反對國光石化、反對中科搶水、涉及土地徵收、自然生態、核能發電廠……到紀念陳文成、以及劉曉波、艾未未、伊朗導演的人權聲援，再到為圖博而做的詩篇，人道主義的精神，令人動容。

今年6月14日，詩人陳育虹邀約一、二十位詩人作家朋友，為楊澤從「人間副刊」退職，辦了一場餐會，我和鴻鴻也應邀出席。鴻鴻告訴我，他即將出版詩集，問我可以寫篇序嗎？我當然深感榮幸，但我有二大前提：其一是不擅於詩學理論，沒有能力解析詩篇。其二是我的家鄉反中科搶水（守護水圳運動）正在緊要關頭，如果政府部門一意孤行，要繼續縱容這項不當工程，我們勢必全面抗爭到底，不可能靜下心來寫文章。我對鴻鴻說：你也要盡全力聲援，將不得閒啊！

直到8月中旬，行政院才核定國科會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轉型計畫方案，朝向低耗水並確定從水圳中段取水「暫借」數年的方案，我和農鄉農民雖不完全滿意，但總算可以鬆一口氣，暫時放下緊繃的心情。

不過，受限於學養，還是只能寫出對鴻鴻的粗淺認識。

那不如就拋開詩藝分析吧，鴻鴻以詩和「文字讀者、街頭聽眾」相溝通，我們也就率性來誦讀鴻鴻率性而寫的赤誠詩篇。至於詩集中的「愛情」部分，就完全留給讀者「心領神會」了。

後記

革命與愛情

鴻鴻

三年來得詩 94 首，一言以蔽之：革命與愛情而已。

我們正處於傅柯所指陳的時代：「如果我們理解的民主是指全體人民沒有等級之分，沒有層級之分，可以有效地行使權力，那麼很清楚，我們離民主還遠得很。很明顯，我們生活在獨裁統治下，在權力階級的統治下，這個階級靠暴力來貫徹自己的意志，甚至這種暴力的工具已經制度化和憲法化。」到了這種地步，我也只能贊同喬姆斯基說的：「我們不僅得理解這些事實，而且要反對它們。」

此集所收，近半可視之為政治上的反對聲音，因為政治已經令我們無處可逃。台灣正處於一個貌似民主的進程當中，行為自主、言論自由，然而強權以「發展」之名，豪奪自然與生民土地身家之惡行，竟無日或絕。毋須聖經提醒，我們本當愛鄰如己，然而滿目所見往往背道而馳。包括民選的執政者、彼岸的中共、乃至遠方的伊朗，一旦官視民如草芥，民只能視官如寇讎。革命，實乃捍衛最基本卑微的生存價值之不得不然。多次在街頭看著老農悲憤的臉孔，或是青年們在臉書上呼群保義的吶喊，不可能無動於衷。第一輯「簡單世界」，便多是這亂世所書寫的文本，我也只能草草謄錄而已。

全球化時代，也是一個大旅遊時代。世界的不同角落唇齒相依，旅行猶如探親。親故久別重逢，歡愜一醉，卻不能不醒。第二輯「旅行的分析」即是在這個景觀化世界旅行的感思。

政治既已綁架了我們，然而愛情，卻讓我得以自由。第三與四輯，便是友情愛情交織而成的生活餘緒。在茫茫尋愛之旅當中，楚綦的出現，令彼此的心靈與性命都有所安頓，因特別感恩並誌記。

自覺幸運的是，如今我已不再孜孜矻矻於把一首詩反復雕琢至臻獨特完美，而是一揮而就，然後帶到街頭去檢驗成果。就像耕作，講究的不是姿勢優美，而是能否引入豐沛的濁水，滋養新鮮的稻米。筆耕於我如果仍屬必要，那是因為可以真實呈現一時一地的想法，與文字讀者、街頭聽眾、或是親密愛人相溝通。詩是拿來興、觀、群、怨的，不是拿來陳列玩賞的。革命與愛情，率皆追求群體美好生活的步驟。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不必再革命，世界可以不再需要這些詩，或許那才是一個時代最大的成就。

特別感謝吳晟老師盛情作序。詩人立足土地的本色，以及行動與書寫相輔相成的身影，是我在幽徑徘徊、驀然回首時，最可信賴的領航與庇蔭。